陳語涵

「來,阿母馬你來去看稀罕的!」阮做陣行入公園, 一大片青 ling-ling、闊莽莽的樹林,幾若種鳥仔佇邊仔飛 來飛去。「Uah!彼是啥物鳥仔?」我攑頭看見樹尾頂有一 个圓圓的空,雄雄捅出一粒五色球,啊!毋是球,是鳥仔 呢!一對好玄古錐的目賙掠我相咧相咧,藍色、鳥色、黄 色、紅色、青色,伊的頭足媠,敢若色盤咧!阿母講這號 做「花仔和尚」,是伊破病的彼段日子上大的驚喜。

佇我讀國中三年的彼一冬,阿母著癌。治療癌症會引起真濟苦楚,無人知影這个鳥暗、坎坷的路程底時才會結束,毋過阿母總是笑笑仔講:「凡勢是上帝予我放假的機會啦!」接受治療了後,伊就逐工頭巾仔包咧,來這个公園散步。

有一擺阿母看著一隻五彩的鳥仔停踮一欉懸懸的樟仔,對樹身一直啄、一直啄,一天閣一工,阿母經過彼欉樹仔的時,攏會當看著伊拍拚的形影。落尾伊嘛漸漸啄一个圓圓的空出來,愈來愈深、愈來愈大。一直到鳥仔軁入去樹空內底,幼鳥仔的聲傳出來,才知原來伊就是咧作岫¹啦!就按呢佮花仔和尚相拄,成做阿母逐工的期待。雖罔化療的藥劑予伊行一步就親像針咧揻,伊仝款堅持對眠床頂跖

起來,寬寬仔行到公園。誠奇妙!花仔和尚袂輸知影阿母的心聲,伊一下到位,鳥仔就對樹空共頭伸出來。

新性命佇樹空內底生炭,向望的種子嘛佇阿母心內發 穎,看著花仔和尚飛來作岫,一直到鳥仔囝出世,飛離開 彼个樹空,這份難得的驚喜,予伊的性命重新得著氣力, 親手共病魔的捆縛敨開。著癌予伊體會著人的有限佮無奈, 就算按呢伊猶原選擇勇敢去面對,愈疼愈愛行、愈行愈勇 健。因為有這段歇睏的日子,阿母會當停落來欣賞遐的毋 捌注意著的自然景緻,閣因為按呢,予阮厝內的人攏愛去 公園散步。

經過一冬,阿母好原全矣,彼岫鳥仔嘛徙位矣,毋過 阮若行到彼欉樟仔樹跤,攏會攑頭看彼个樹空,想起進前 細細粒仔五彩的頭對內底探出來的情景,雖然無閣看著, 毋過伊已經軁入去阮的心內矣。

¹作(tsoh)岫